国史唯疑

國史唯疑卷之五

正德

正德之世不可以帝王經理論昔唐玄宋徽猶或始明終昧始勤終怠帝佻蕩性植之矣何怪悍宗奸民之不擱焉生心其獲終寢祚猶宗社福佑諸臣夫輔力

焦芳初外謫謀復故署甚力會徐溥欲名還李傑劉健曰焦芳日夜伺此今復傑他日能拒芳耶溥不聽芳果復入劉瑾禍寔自芳始溥亦不爲無罪

處劉健謝遷韓文之勢止得一諫諫不聽止得一去更無他法

或倡為潛消默挽並出於貧戀篤棧計與為之詞周錚侯狀
梁公誤人不淺王公卒同璐避箕司於嘉靖初備承恩禮見
天意亦止得如此
王文恪被命與焦芳同相意宜邑邑況適在劉謝二公去國之
後乎方尤順門傳諭時文恪爭獨侃侃宜為瑾所忌怪反登
庸當繇長沙公亟圖協濟耳
馬文升欲用許進劉宇劉大夏欲用王僎熊繡各以鄉人意不
協事東陽陰右大夏謀傾文升冢宰位以大夏代既迺為焦
芳所得芳有內援故東陽等謀不行崔銑有云自論者欲司

馬劉公之為宰而攻馬公也而黨與分謂是劉自此形迹即
欲不去得乎徒以勇退嚮之太詳情節

焦芳既入閣欲兼管吏部務李東陽為歷舉故事不聽乃曰每
奏事當廷跪承旨或小差謬當回話認罪非閣臣所可兼行
乃已蓋就其淺明處請之也隆慶中高拱遂兼閣部橫恣極
亦先免奏事承旨如李議

王文恪請於科貢外倣前代制科異等學博宏詞之類專以待
非常之士或淹通經史善詩賦工禮札不論有官無官人皆
得投試說最善陸貞山粲論同余北闈發策嘗及之抑翰

林原譔有五經秀才即前法

孝廟實錄經焦芳筆如葉盛彭韶何喬新等海內名卿長者咸遭詆誣他日刊其謬誤歸之雅馴得董玘力多芳以彭華故恨江西人謝遷故恨餘姚人禁二處人不得為京朝官損其解額而獨譽北人媚瑾

焦芳以子黃中不得鼎甲恨李東陽詈之劉瑾聞之曰黃中昨在吾家吾試之檻詩甚拙頑恨李耶瑾能試人詩評其工拙異事王振亦嘗試錢溥薔薇露詩

楊守隨疏攻逆瑾言向者二三大臣受顧託遺命有潛交默附

漏泄事機者矣向者南北大僚失心痛恨今有畫策主文依
阿時勢者矣明指李東陽焦芳輩可謂義形於色守隨尋以
內旨同張敷華致仕累罰贖米幾殆其弟守阯先於其年引
疾去尤高

方攻八黨急使從許襄毅言僅斥逐之可乎曰不能即暫逐黎
即名還不見張讓事乎既罷歸仍百計求入卒殺何進小人
穿大處約者欲以是法用之銓宰旋被陷去其終或傳為仰
藥足明前說之非驗

弘
治中有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之謠

五人內指劉機張芮楊時暢按機仕南兵部尚書著敬茵生
長揖劉瑾謫鄞縣捷然或北人樸質不甚工詩文安得以望
語輕之黃老為崔志端道士

逆瑾以擠充政務為名出詞臣顧清汪俊等十七人于南北部
屬曰是皆不更事者瑾敗各復原官惟王九思不敘後張璁
霍韜屢以為言大都拾瑾餘唾

崔銑見劉瑾不拜瑾怒欲加之罪張綵曰北方賴此人倡明古
學宜容之康海救李夢陽亦直以關中才士為惜噫今即才
如康李保不為時忌幸矣況闒茸知優何物虎欲噬人不避

豪家罪尤浮湛閣一等也

何栢齋壇不屈節於逆瑾而能稍成康海救李夢陽且為附耳畫策曰此可獨往不便偕人怪栢齋道德名儒乃亦憐及文章士通於權變孰謂儒盡迂者

康德涵不惜敝李獻吉即張簡肅數筆豈罰糧三百石亦頼應片言鮮率以調謔出之有漢人風方林瀚自南吏部尚書降浙江叅政禍發不測屬才為寬緩頗免竟故陝西安守也時惟陝人或宜陝人稍可得力

張數筆罷歸乘敝舟至徐州洪觸石敗夜半扣治洪工部羅循

署為僚友治具鷄且鳴曷便舟趣行臨發慨然曰吾受先帝厚恩莫能報顯君復生吾有孫當誨以今夕事冀遂吾志誦之情景悲甚想猶懼句畫傾聞耳循即羅洪先父張公孫繁山後官御史

許天錫大歷諫垣負伉直聲一夕懷登聞鼓狀自經死意似以屍諫旁僅一蒼頭懼罪竊狀逃去事遂雖明等死耳死天日之下不更快耶當日宜得一名手善揮發人意者表傳之事晦不彰殊堪惋惜李空同後為誄比之申生伯奇是矣誄詞寥寥迄不甚傳于世

史劉瑾肆虐五年其以危言免禍者僅大理評事羅僑一人耳莫不壯而怪之楷儒言事踰年瑾伏誅得脫或頗是皇甫錄云瑾始飲痛僑頗已覆議云僑之妄言固迂謬當誅僑之敢言則忠誠可憫錄亦難得

郎中劉繹罰運遼東米千石又賠補邑爛草束困極跪乞充齋膳徒夫或煎鹽炒鐵自劾忽命改降御史清理兩浙鹽法為一時極異之典閔張綵寵薦之如釋李夢陽後旋欲官之選部擬驟遷廣海為吏部侍郎各力辭止瑾于時喜怒任情不侯可測

逆瑾時諸司以多所糾劾為能有給事中某潜承委宜有劾奏
其父都御史鐩亦在劾中瑾喜謂法無可行者不知潜臨奏
如何落筆恐為千古笑端
中書舍人與選科道始正德元年李憲憲劉瑾鄉人最諂事瑾
其文官追奪誥勅自憲發瑾誅憲坐斥然考選迄今不變微
亦有中人所欲者予部屬改授科道亦瑾時一行國子監博
士等官預選自李默議始
祖宗最重慶成宴簪花醉酒歲一舉行逆瑾時偶遺花上天下
太平四字咸謂咎徵嘉靖三年詔罷宴唐修撰臯猶以為

請改於化中御史徐鏞何琉以地震請免宴　憲宗責二人
不諳大體譏外閣舊有聖節冬至三宴罷惟慶成禮歲不廢
云余在京竟未見

王文恪入閣未久晉一品近三載乞歸得馳驛給輿夫月廩去
始終在逆瑾擅權中雖寡庇類處所匡救無幾究完保身名
知當時議論猶寬或差賢於同流合污者耳要在劉文肅忠
下劉以瑾誅後入甫數月致仕出處皦然即文雅差遜而所
扶植大節多

王鏊既去劉宇曹元先後入與焦芳同附瑾進李長沙率與共

事不知李何顏處此瑾敗三人各坐除名李雖瑾留碩鉾鎬亦被体矣周文端經既致政以曾元其壻留駐京踰年時議濤滯如此壻審宜遠絕

劉瑾末年欲收羅人望蔡清王雲鳳俱以致仕提學起兩京祭酒蔡未聞命王至輙請瑾臨視太學如魚朝恩故事復請較刻瑾近作法例求禪導守雲鳳甫釋褐知禮蔡清為師中緣忤李廣謫生平可觀不意末被偶至此晉人猶以侶喬宇王瓊並稱三鳳不知何說

光祿卿李良始事劉健甚謹得美遷又以女字健孫及健為

劉瑾所憾良懼累詐言女死謀他適為御史張仕隆劾罷小人醜態可恨如大監廖鵬得罪拜鉞寧為父出所寵妾事寧良亦鵬類總發端意同

寘鐇之變起於劉瑾清核屯田謀清出寧夏溢田數百頃責租苛迫群情憤怒今動云清屯鹽清衛所軍為富強資幸其效如嚼蠟不然即前車可鑒

安化變聞康海移書將軍雄書全還信通倪鉞約為内應賊首可計日擒卒如所料康負謗廢居大顛躭散使或藉桂磨雄心頹寔磊落才李何輩終非其比

周廷徵傳云安化王寘鐇反屬廷徵校奏斷以先發後聞之義即調兵分守要害以計通仇鉞密擒鐇之械首何錦等送京師會楊一清張永至張昶功不録已乃追還寘鐇另報捷蓋奪諸將士功予權倖輩於是紀功給事中郁菱懼自盡寧夏幾再變廷徵疏聞於朝云臣不知他日繼郁菱之死何人而今日握劉瑾之權者尚在時瑾已誅語明指張永蓋以死自誓也此事罕傳若其追還寘鐇另報捷冤然錢寧江彬舉動永如此楊文襄猶屢稱之何哉然廷徵初亦以賂瑾聞

劉忠宣逮到出劉宇焦芳之謀擬死王鏊屠滽畧為稱寃餘

無敢出一言者既成竹寄李西涯詩云寄謝同年老知己天涯孫客幾時還意深望李也知李亦裝聾作啞非甚得力濡竟以忤瑾去猶自矯矯

汪直所釁始尚銘劉瑾誅功歸張永自古以小人攻小人毒從内發外庭無着手處所傳楊一清畫策或不盡無至數云上倘不信公頓首請死工前即退瑾殺奴餵狗此豈對永之言哉楊號智囊決無許直究理

林貞灝劉瑾亂云張數華以憂死又差出都給事中許天錫尋事嚇財逼令自殺二端足証史傳之訛中以崇王之国為瑾

罪時宮車晏駕無親王居守圍邑有之亦懼他變且龍潛安陸謂何殆天意乎

劉瑾既誅而林俊疏始上謂成於瑾亂政之日擬俊賊乎進林端人諫非妄語且陰慮瑾之後復有如瑾者出爲憂国苦心而王去貞䘏以為譏王文士輕薄何足窺林百一乎惟疏云于瑾宜知已報稍傷忙足

張綵以平日恃瑾傲視內閣既下獄復發李長沙阿狥狀李怒與張永謀不盡誅後受其亂遂至拷死劉屍王文恪筆記其事頗若憐綵者何氏名山史叙尤詳綵既失身匪人為彼尊官

即百口何辯桓範之死曹爽其例也惟以前後事律之王瓊視綵亦復宛然

劉瑾有侄女初擬贅戴探花大賓不果歸卻鮮元昇傳瑾誅昇挈妻遁去後展轉襄漢間為娼王廷陳聞箏詩曲仍自叙家世本西秦正詠其事余閱康對山集稱昇寫孝善詩文年不永為傷何著有挈妻入楚之辱詩人語詎可深泥康誌昇配淡氏按劉瑾實姓淡

熊石屋桂官大理寺正值劉瑾敗促成獄法司多出瑾門下黨相顧駭愕惟桂毅然承之不終夕成治盡發奸逆狀雖宸濠

孟始亦不為少諱也濠恨甚遣賊悉焚其居第處之裕如可
謂剛毅獨立之士史闕載
徐其記葉信守吾泉郡抗鎮閹某甚奇事在正德癸酉間云閹
每行郡守以下易服郊迎抵館入班庭露再拜丞佐得自縛
宮為常時承璫餘虐宜閹勢尚爾橫赫
劉蓮羅僑既以劾劉瑾得禍比瑾誅論定璫起蓮守長沙僑守
台州先朝之不因諫立名如此羅洪先自云曩憂居頗從
鄉守並講學僑札讓之謂不應古禮足徵僑之苦勁無諱也
姚鏌張嶺諸名華亦屢推僑

張襄惠岳鄉試策萬言紙盡書其背不合格太守余佑奇之持白御史得留遂舉第一例當謁鎮守大監長揖而已監恚曰今年解元豈琉球生耶張學問氣節業預見正嘉之際吾郡得頡頏莆邑惟張一人

王哲撫江西邊林俊來巡視欲用一革任御司哲不可林慭移文語侵哲哲語三司曰林公先朝名臣處斷必不苟或為申稟不詳所悞耳乃再削牘請林悔悟即罷其人不用因愛重哲先輩之虛心相成不執我見如此反因短見長所云誤處思之更是一適

劉野亭忠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詭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人。此公終樸俊有體。不惟此公記許石城穀。文衡山壁晚家居。並未謁謝客云。先輩家風。數再今見之必駭且怪矣。殆與優尊重老成輩意。

林見素在江西與宸濠不協疏有叔毀京御吳王几杖之比儲柴墟以為規謂寧府賢而有材好善惜名稍引咎順承之為當儲賢者非有所私於濠直避禍未審耳又規林性大銳事宜自兩司從容議種〻針砭

儲柴墟嘗疏薦丁璣張吉敖毓元王紀李文祥五賢平生所嚴

李王徽姜總制行可知而亦與徐子仁霖交徐諸生以不謹黜然雅善詩畫凡古人取友不專一致持己嚴責人恕猶寬平情厚之風王徽號辣齋亦異

呂涇野柟在南都謁陵服祿淡衣同僚皆盡衣緋呂曰壇墓生哀服宜祿是呂素精於禮初登第祿入祀先祝稱某之子某何粹夫聞而韙之時王廷相亦深明禮學

正德戊辰擢呂柟狀元方逆瑾用事內閣意逢迎之特用陝西人首冠惟呂終卓立不受瑾牢籠為難耳康海視之媿矣亦所處不同海以救李夢陽故屈身寀尤其官不悔豪傑本

色自在李後恨報海稍薄

何塘以進講蹇澁衣冠不鮮明　武皇愁幾欲撻之體徵損
講臣以劉明溫潤為美舊須簡選不用資序為差陸深嘗
稱韋楓山可為經筵官劉文靖不然慮其平居欠儀度山野
意同是故經筵面奏事惟陸深呂柟二人皆謫外寔非奏事
所規較汪佃後亦自講筵外遷

顧東江風度李文正知自請於李白清在門下惟當退二步耳
今誰能存此意者或忌之喉臺諫誣以不根事王文恪家居
為作風聞論說之前後輩知人守已道各自盡顧後以禮侍

歸每朔望則郡邑官兩學師長率諸生到門問安蓋德望隆故閣徐文貞元輔孫文簡陸文定宗伯林下數十年並無此禮（判官問安者人不廢）

顧文僖清云牧羊於郊豢豕於圈。非愛之須其肥而食之也。無因之餽。其將羊豕我者。迓蛇而殺。遇虎而伏。非敬之、知其毒而避之也。不情之禮。其將蛇虎我者。謂焉永有味。士大夫所宜三復。諸有愛敬畏之說。近是。

李廷相尚書嘗言在史館十八年始得展書近有不數年即為講讀者失古矣按侍讀侍講舊為翰林屬官列編簡下後始

班其上惟進士戌科一行之旋罷

曾鐸半魚崔毓餘觴歲可醉飽工相之前固李丈正儒雅風流

弘獎數顡亦見詞林之與內閣同署夙晨夕歡好也嚴介溪

雖怏陰待詞林厚猶是先輩遺風

楊丈韋丁丑廷試卷得舒芬策以上閣老梁儲擬第二楊力爭

得首當時掌卷官猶預薦士進止管杈發耳以余所見儘有

佳卷沮抑不得前即鼎甲丈字未必逾勝科名有數昔或譬

之骰子選良然

香山黃佐嘗與陵陽梅百一論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通考象

緯不載因推步之歲自鳥婦旅于龍首　聖祖珎平儀漢丁未改元星紀吾分也壬午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梅數回向見舒國裳亦論及此舒黃皆精通曆象曉音律無謬史職古太史原職天原

武宗奉孝貞純皇后神主配饗輿自西長安門入舒芬諫言主不宜入旁門異日史臣以春秋法書其事則議史者亦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人之法求之致孝貞有不得正終之疑宜下詔改明先輩史法精嚴如此

楊丈襄視閣中學政語人曰吾於三士爲康海呂柟馬理也壬

予鄉試李西涯書詢榜張潛冠乎楊杏曰設無李夢陽張鳳翔二生者潛不後矣比榜出果然世服其鑑要如此才自易別識恨吾臺不一逢

蔡文莊督學江右得新建生一卷夏姓奇之曰異日爲良臣蔑勝予矣爲改名良勝字之曰于中是秋舉鄉試第一旋官給諫著謇諤聲先輩此等事極多

姚鏌誌云鏌視閩學政閩中興泉建汀諸郡易春秋學孤絕鏌延明經士分教各邑用是五經複全按閩易學自蔡文莊清得傳於三山林玭爲海內淵海蔡姚同時人功似不尚歸

姚惟泉守沅海傳云泉庠舊解經師海聘興化進士黃亨乾舉人林沂為講解詩書二經人文蔚起數賓錄耳今郡中習二經士迄不甚多

賈臨頡詠故長晉傳以私憾搆河南廣東提學蕭鳴鳳魏校各坐調去蕭懲惡嚴雖才不貸魏敦行重受欺不悔或間不無過甚處而為賈累多矣總執法格尤淅矯學最推許應祈蘇濬京並坐謫

李獻吉于楊石淙書歷數一時賢者如陳士賢曲庇諸生有為盜者釋不問教靜之峯歐御史至持刃挾之雍世隆途笞知

府迮撻森將楊繼宗動駡贓官不絕口好沿途伺察人動靜
李意蓋自況也要賢者之過士君子不宜以是自處陳森懸
誠醇儒恐難舉首為証
燕忠以大理卿出勘江右獄李夢陽恨誣之楊一清誌其墓碩
比之趙抃包拯內云知州田崑為人所訟上怒甚將寘重典
忠三疏雪其誣崑吾邑人以習武當道士為中貴誣毀醮
壇萬歲牌被逮獲釋實忠力
何大復奏記許襄毅楊文襄兩閣国　體其人溫然長者無
少年文士習氣在邊李上且以何惓惓於李拯厥危困而李

輙用文字小隙構識嫌曲直自明不待辯

王九思遊春記或謂之云內李林甫擬長[illegible]楊國忠擬新都賈婆〻擬臨穎當國恨甚王寔寓意於此時虛分逆璫黨獨待對山渼陂過嚴宜無以服其心空落得地快活惹他笑罵倒不如微羈以職業反是長策

李開先狀王渼陂儀度云坐如止水之無波行如輕雲之出岫此何等語又能歌似康對山彈稍次耳關陝諸公類由意吹彈至公用相譽讚閣高新鄭病榻遺言有笑吟〻掌定三台印之句分明用遊春內曲

李空同與何栢齋素厚臨沒囑其子勿請栢齋銘曰栢齋一生清苦我則近於任俠不當以人累丈縱栢齋曲筆譽我人亦不信其後呂涇野沒其子請王渼陂為銘王亦固辭曰涇野一生高善我則放于聲色不當以文累人爲理嘗告以告薛應旂曰吾關中人甚自知始悟諸公雖拘縱各殊方寸烱烱明原在

何栢齋之選康僖撰墓表云才甚高性甚直不切切于規矩之內其學聖人之權而未至者乎恨不遇能言聖人之道者與之講去其非粹明其是語具有斟酌噫此空同所為不敢乞

銘也歟李銘出崔銑亦自簡確

甲戌廷試以太學衍義為問馬理對曰大學乃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真德秀所衍直漢唐事非本旨又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工夫皆本慎獨德秀造詣未精不足慕以是失當事意僅直二甲按馬語大非無見

崔銑於正德中獨推劉以傳忠傳尚書瑾年金吾試三人瑾以番僧奏討四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覲並列大不道當誅詔勿問瑾寓正於譎正妙甚斌武人遂得騺焉二公士為善其可弗力

崔文敏記金陵梅純先世為指揮純舉進士授知縣已更就指揮晉中都副留守此亦文武互換秩一証也純好學篤信程朱生不附中官罷歸稱介特操

周廣為御史疏劾錢寧貶懷遠驛丞寧遣人道刺之至偽為頭陀持波嗢囉行乞肆百里始免抵驛後觸郭勛怒廣杖二十身世多難至此卒官侍郎可以觀為善之難焉為善之益廣意固非求益也曰為之難

方簡肅良永自浙布政劾錢寧致仕歸郡堅意養母屢起不赴以居官素謹月給米三石尋推刑部尚書報聞業先卒予祭

辭使在今日必以未歷官爲疑恩難全部矣攷韓楓山事同
又蕭前輩家居給米養母者陳茂烈與良永二人陳至改晉
江教諭使資近地祿尤奇然洋蹤辭甫人稱孝廉先生以幾
聖門弓損
黃鞏將入都銓補或諷止之鞏自題室曰茅屋后田爲生太拙
隔吏馬輩自許何愚及以諫南巡杖瀕死遺弟詩云不用汝
謀方至此。須知我道故當然。報国之志誠百折不悔以余思
之即其弟言非過
武宗微行幸昌平將從居庸關出御史張欽閉關納鎖鑰自負

勅御持刀出閣門下曰執開門者手殺之詔使來叱去罵
為卻還鬻拳兵諫之風千載下復於欽見之時上意尚少
依回嗣清決矣欽後官侍郎貧甚
正德中如郊祀廟祭元旦慶賀皆抵暮始行禮或始傳免百僚
枵腹奔命前仆後躓出蹄躪爭歸有踐死者又雖昏暮而司
晨之官尚報卯刻未幾遂遠狩遇聖節朝服進賀而已時
業不成世界
張永以東廠功挾內旨引劉馬兒例堅欲封侯楊文忠不可
曰劉永誠以功封族人聚非其身也事載岳蒙泉類博稿中

揭示之乃已知岳集最為時傳誦余楷岳當国日蜀石彪獻大同捷諺首功無笑（冥）纍纍梟𣏌木閒岳命取地圖示之曰某地四面沙漠梟于何所語始塞二事相近讀書廣聞見信經理世務一端

楊文忠服䘮滿渠丈康趣徵起之既至讓楊居其下時以為難渠才實不逮楊遠虛懷慎吾衆牘紛填不思姚崇得乎即李丈正亦云文翰之長吾或一日經濟大才必須介夫思楊公所為取重者何在恰宜著眼

靳文僖貴主辛未會試有奴私洩試題鬻舉子受金為言者

所發戍奴黠舉子靳竟免違生後以久疾忽稱愈出主丁丑
試浙煩言去靳法晚矣若論今情法寧容更靦顏仕路理
江西若調到狼兵掠賣子女其總兵張勇嘗以童男女各二人
送貴文惡家費發憤跳閘請嚴禁戢驕縱極譎李夢陽土兵
行餘千行諸篇情狀俱見
才寬以總制死零虜手辱国甚矣平日好野戰啗人演習營陣
為怯待將領嚴有微罪褫其衣冠加巾幗令遊營示辱衆各
鮮體寬才氣是趙時春焉異之流楊一清寔隱痛之非樂禍
也如范希文之于仕福

長史指畀奇王三原九十詩三公事業三牝傳當時究名大遠

着意若恐三原再起然楊石淙起西征亟勸之功成早退以

全晚節而曹謙亦書來此何等時先生可復出哉宜致聲所

厚切勿道起用云[illegible]字並稱直諒友時值北風雨雪之候有識

者合有同憂

楊丈襄募兵法不拘將吏生儒人等能招集鄉兵貳百名以上

查果精壯奏許陞賞謂此與納粟倖進不同其人能駕御如

許鄉兵決非齷齪輩居官臨民必有可觀即募兵而選將之

法已寓識殊深遠

各邊雖有大將軍砲無敢點放者觀楊石淙集三邊教場惟一
指揮楊宏解棄藥火他可知矣聞宸濠攻安慶急守將楊
銳於城頭一空砲甚巨金鼓齊出示若將鑿敵者亦倉皇却
兵法有虛有實各相時施

方劉六劉七犯作朝議起馬中錫總制楊新都曰馬文士豈堪
是任卒驗文士伎倆自不足動名宰輔意然苟無遺才易務
委任得宜亦翩翩廊廟選也馬才自別有可用者咎在銓衡
桓溫之惜殷浩同是

周襄敏爲太僕值狼山捷兵部議陞有功將士各三級周曰不

洪將士有寔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
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反大若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
可為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都司首尾倒置非便從之衆咸
服其精當
陸完寔有平冦功才畧兼優以交通錢宸寧宸濠坐罪戍無敢
齒及者政類近逆寨中人完戍吾泉州初嘗夢至山回大武
即其死所其少以諸生擊妖術士王欽詔逮為王恕所奇免
陸全卿姓字亦屢見時賢集中
王晉漢司馬論邊事不欲多剏城堡慮力分不欲多用民壯慮

勢擾不欲虛設總制虛致牽拘不欲廣行徵調虛滋勞費可謂俊偉之才老成之識王文成剿南贛賊不主三省夾攻不調狼達兵見政與晉溪合預事亦有難例論者所云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王陽明初加提督衙江西鎮守大監尚以調兵馬不行會同為憾蹤聞王晉溪覆云南贛設都御史專備剿除盜賊若事必會同彼此牽制不如將衙門去華止令江西鎮巡官自行之為愈也詞氣明肅聞自生畏伏

江西弋陽王驕甚持令牌脅布政司出金錢代償鹵薄衆莫

知所出布政馮岳查各藩自分封後未有敢擅脩圖籍者將奏聞王懼求免此與羅通按四川拘留蜀王借用輿仗置玄元皇帝廟中[illegible]一機括

錢寧爲方良永所劾不報害又能恤胡世寧獄中自其一念之善不可誣也雖君子亦有隙昧如徐有貞是雖小人亦有隙明如錢寧是不謂士大夫意識出閹倖下汪直之知薦秦紘事同

唐荊川羅念菴相與述楊文襄遺事唐謂得寶珠一斗分散左右立盡未必然也惟羅述其父故交襄賓聲又所舉士

郎八年出守郡三年轉兵備徐州不知其其為淹且抑曰此地非此人不可名銓宰為官擇人不私知舊自戚德事羅以予述父非虛遂為定案

費文憲拒絕寧藩最其相業本領罷歸徐後被掠家被焚先塋被掘發所受毒害儘深其弟尚書寀物望微減余讀薛方山傳云寀娶妻氏於寧藩妃兄弟也屢露意欲親寀輒固自遠嘗宴出大龜以示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寀曰不可下大不回西土之士不靖乎寀為憮然亦自不懟双壁寀性和厚家居頗通請謁得謗坐是

武廟南巡陸完力沮諫者時完為太宰慮或奪之陰幸嬖出得

文於其位又夙通宸濠方帝星明江漢間事成覬非望福謀

畫深秘舒梓溪疏云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直

指其事

惟劉六楊虎猝平鑾輿因得遙狩惟華林東鄉寧息藩邸因謀

闌奸內寧外懼理信相通時宸濠反差騶倘遲二載于宮車

晏駕後行之不知作何抵當雖勢亦終敗但更多一番倉皇

耳濠以懼誅故猝發撿始謀異

林

潮吾邑人以御史巡按江西疏舉宸濠孝行坐罪廢潮寔

偕撫孫燧建疏孫死難無死及者潮獨負詬終身老居鄉有有善俗名抑亦其所遭之非幸與

寧藩蓄異志漸露端倪觀方簡肅贈安慶林郡丞序鄭少谷巻荊湖周方伯書當時賢哲業陰慮及然未有如林待用蔡介夫二公蚤識於十數年之前者蔡超然遠引宸濠悔至欲以女妻其子不從何等高蹈

宸濠謀叛徧結諸鎮守閹河南劉璟留都劉瑯浙江畢真咸約為內應真一夕搆市人火其居延燒無算杭守留志淑閉門止諸司勿救火及濠叛陰謀益急淑先伏民夫門外入勸真

直白宸濠詐留司入門上堂執真手令盡出府中徒衆釋
疑真倉卒不得已出之盡執置之獄俄與真入視庫藏兵器
曰此何為者真不能荅踰月得旨械至京伏誅淑膽略機智
在王文成伯仲間吾邑先輩罕比者僅終方伯惜未竟所至
王文成吉安聞變率各知府領兵趨南昌留佐貳官守城尚慮
未足一民志也敵請在城鄉宦老成者數人入府衙居住事
同商決施行亦雄略他人敢爾
孫忠烈燧初以刑部郎擢大理寺丞屬破格許襄毅為宰知
之特從優遷其巡撫江西繇楊文襄薦蓋以宸濠事委

之也中以勘明胡世寧無罪忤權閹意擬旨逮亦賴大襄力

持卒全名節王允寧傳奏及

兩廣總督楊旦得王守仁報即委王大用督兵赴援仍遣汪鋐

率驍勇五千繼之鋐意不欲行布散流言且虛其勢衆欷止

鋐專委大用比至則濠已就擒鋐懟沮恨甚後以媚事學紳

方灌冒躋宰席大用屢詬言者鋐有力爲鋐奸業見此時萬

鏜之懟沮張岳亦其例已

王

廷相南昌行云白洲老子中臺長何用文章謾新蔡慶陽

御夫稱雄特學得兵書翊助賊白洲李士實慶陽李獻吉

也士賓已敗被執見伍文定不跪伍怒撻之二十剮死年踰
七十矣昔人嘲聂貴詩何不六十九乎
李獻吉提學江南與總制陳金御史江萬實布政鄭岳參政吳
廷舉俱構爭性粗獷真難相處亦雅恃寇濠誅非賴司寇林
俊護持幾殆獻吉煬御史曹嘉能詩頗無禮好詬即其舅亦
畏避之怪鐘何異氣致然
吳廷舉初請從李獻吉學詩音響不諧為所哂怒相
官去後頑踈薦李余誦李放歌云東浰子君非濮浔
丈夫余亦豈畢〻與世而浮沉恂後共關非庸劣

萬古欽而吳亦報之詩夫既覥顏面豈不愧素心如何異同論三兩相差參蓋兩公皆偉人負氣不下微生睚眦旋消釋久非祥儒輩所知

唐錦視江西學濠變不能死被械禁事定得落職幸矣本傳乃云濠行禁稍懈得奪門出集民兵激以大義因收捕偽官千戶苛時巡撫王公守仁兵駐豐城亟馳請入城許為首功語全誣飾豈可以欺天下後世

楊璋附宸濠獲罪方其任嶺北道副使料敵甚明所申請動中機宜識幾將王文成即王亦心倚之如此才何意作賊宋文

帝〻所〻為惜孔熙先也文成晚撫思田結局頗草〻當緣同事
監司寡如楊璋其人有王綸者為濠偽兵部尚書舊亦為劉
忠宣楊文襄獎拔
同
時自伍文定而下邢珣徐璉戴德儒胡堯元晉躬冐矢石有
勘亂功謝源伍希儒公幹御史同舉義豈遑顧九族首賊平
各作歸王或誣之曰黷再全寶帶之弗圖橫生忌謗灰志士
心宜乎王文成為發憤辭爵
守安慶為張文錦楊銳功甚明閔舒芬記云張楊已
旗賴指揮崔文斬其旗擒附賊潘鵬之子戮于此

守議不知舒何據想爲訛傳

林見素家居聞宸濠變即夜範錫爲佛郎機銃手抄火藥方冒暑馳二僕遺王文成於江右比至濠就擒七日矣林忠義之誠老而彌篤觀此知前疏發于劉瑾誅後有深意殆爲張永輩成未可以諸生見輕訾

宸濠事若成則費文憲一家首受其禍勢最危故捷聞喜幸獨深有志喜詩其云八月朔日食盡晦鷄鶩皆歸占爲諸侯謀王其國不昌終受其殃天象信先見柳時全得進賢令劉源清力遏其東行非然亦岌岌

安慶守不下王守仁師已及南昌李士實勸宸濠舍之直攻南京既正位江西自服不從濠時聞南昌危心膽已碎虎出穴彪搏其子安得不還自顧且安知南京之可疾下乎曩高煦反亦或獻此謀終屬浪談

李本司李建寧值宸濠反往提兵守分水關力辭科場聘義猶可及其擢去留記諸司云嘗斷三死獄成案後始覺其誤誨之後代者無憚改正則斷斷乎難能矣學莫善於改過自知明自訟勇最一生學問得力

唐寅郭詡始俱客宸濠所漸睹逆萌陽狂自脫去總高名絕

扶累之、推之李夢陽、莫元亨、皆然、使道學之儒、能如賀醫閭、莊定山、其人、奚至有此匪議、使文墨之士、能如沈啓南、文徵仲、其人、奚至有失身辱、咎原自取、

王新建能用度外人、收羅甚富、如致仕縣丞捕盜、老人報効、生員儒士、義官義民、殺手打手等、皆在蘢絡奔走中、即土目亦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從學問澄徹來、

伍文定尚書幼從外家詣寺觀燈夜迷歸寢佛榻下詰旦僧啓扉見一童子熟寐席襆華整皆白他僧房移至者莫測所自駭甚送之還蓋神明默相之矣即如王文成五歲不言驟

詠金山詩奇絶後寧可再得

楊侍郎果自云吾歷官實多曠厥惟不識劉瑾錢寧江彬三尭

羞免愧耳抱負隱然記張侍郎士佩亦云生平自負者三官

無錢還無賄賂無居間語平平要大夫如是足矣卻尚書寶

頤為真士大夫即同此意

南部屬入守備廳見中貴禮甚畢至張嶺惟長揖而已迄後遵

之嶺布政江西哀濠餽之棗栗薑芥四物意蓋離江界也先

亦忤劉瑾著節

韓邦奇以僉事劾四月太監被逮自記自浙至京未嘗頃刻釋

三刑故事下錦衣獄者杖不過四十乃知八十且命人監視
之知前斯逮繫諸臣道皆裹三木即岳正張鵬事可見後稍
寬杖數亦無定準不如諱言

張永先同楊文襄定寘夏變歸計誅劉瑾比王文成齟齬于張
忠許泰之間形迹危後賴永婉解永似可與言昔既坐降司
香文襄特薦起督團營功亦難泯王元美記正德間有兩張
永殆止是一人耳豈偶誤與

武廟歸自宣府百官迎道尤不稱臣至幄下騎坐楊廷和奉觴
梁儲注 蔣冕奉菓毛紀奉金花手授飲已各賜銀牌真大家

在戲局中不審諸公作何面目時惟翰林官不賀亦無賜鏹
尚是舒芬崔銑等持正力
韓邦奇極爲張璁白寃時韓寔爲吏部主事有堂屬誼惟寃緜
故試李東陽盡力如引御史張芹李榮陳寬張來劉瑾醜彬
數人性行不同東陽皆得其歡心神奸莫測等語豈不無舊
同事之思乎惟云蕉芳劉宇與瑾交厚莫能關緘始勸退之
微可補史傳闕
鄭宗仁為光祿卿諸供應悉準弘治例樽節頗多 武宗偶幸
光祿涼樓承命進芽茶等物係屬乏之處得罪宗仁曰罪有

有我在戚傳上且去笑為節儉管家云後官戶部尚書任立
人見楊新都誌中
武宗天性私覔即荒遊黙有操縱如南巡日布政姚鏌誤觸龍
舟都御史王謬忿爭黎瑞俱不想釋之山東鎮巡官進宴草
略弟笑曰慢我何甚及駐揚州太守蔣瑶力却中貴傳宣需
索俱揭帖進 上坐行宮簾下諭曰可問蔣瑶晒白布何處出
也瑶每執奏但目為酸儒而已卒全賢守之名知 孝皇慈
仁脉猶有存者
所記武宗大度不一端時將官朱乾等橫行直入臺基廠取馬

革去為主事黨以平責禁江彬怨執詣豹房懇方晝寢語曰
小事故他罷日昳傳旨遣官且回聽明日發落已杜門待罪
三日竟寢出外望恩

鄭善夫諫南巡疏云以天子之尊、貶而稱公、非惟大怪、且有大
憂設有不順藩王以公禮處陛下奈何時 武宗自稱鎮国
公、名壽故鄭疏及抑、不惟是帝嘗習韃靼言、自名曰忽必例、
習回回食、自名曰沙吉敖爛、習西番喇嘛教、自名曰大寶法
王、領占班丹、詭怪甚

武宗初巡太原得晉府樂工妻劉良女絕嬖幸、南征劉贈一簪

為信過蘆溝馳馬失之大索不獲至臨清遣名劉以無信辭上乃乘單舸晨夜疾歸至通州與共載而南宸濠僞檄中既奪焉指揮妹婿馬皇后復納西山娼婦覩劉娘〻指是聞自南都還蹕頗賴劉固駐力

遵化湯泉有正德宮人王氏怨詩題其壁其南巡也道還湖廣參議林文纘入其舟奪其妾行事載弇州巡幸考又南京教坊妓王寶奴亦嘗給侍御輦

武廟幸楊一清宅楊侍酒俳場內大璫皆巡撫陪筵御史監厨每上湯飯具五十金為儀旨暫收下至數千金日盡與楊先

生作茶菜資一日園中釣魚作詩亦令楊作辭詩才鈍請入室構思不許笑曰我考秀才正要面試詩成為易一字嘗戲呼為楊麻子云脫洒可笑

楊邃菴陪駕樂飲兩晝夜應制作閶門之歌或云有婉沮幸吳越功稽無顯據王震澤贈絕句曼衍魚龍看未了梨花新部出西廂蓋嘲之也何嘗有規諷意

有傳武廟幸鎮江祭靳閣老貴文云朕在東宮先生為傳朕即帝位先生為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哀哉按史僅遣番僧繞咒之不聞祭文而辭氣高古曲折盡六言中又非杜撰所辦

當於賓錄寶訓徵之

喬白巖宇之在南樞生使逆藩權角權俾寢謀六飛安迺具有昔人矯情鎮物之風闕 武宗伯牛首山江彬陰懷異志山神震吼達旦彬懼止歸枕聚寶門夜深傳開門迎駕白巖堅閉不納是夜蹕駐報恩寺所謂以死衛社稷者非耶寇天叙時為府丞功亦亞是

徐子仁素美髯 武宗手剪之用代拂子因自號髯僊視謝靈運鬚施天王像事為奇徐被遇想命撰詞曲故楊循吉亦然楊殖同優伶耳徐乃至與上同卧起

楊循吉自撰生誌叙族望始楊震楊綰楊億以及本朝三楊迂
誕甚矣　武廟南巡蒙呼試樂府嘉靖初進九廟肇其頌一
篇華陽求嗣齋儀十卷亦蒙嘉納語津津不憖視其壯歲
棄官高節若兩人為何也惟自訣辭云有官不作身日卑無
財可悦親益離。指特悲愴

祝允明貽唐寅書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顔必
加闊肆可大可久語有淵詣殊不類祝口中時藐郡王文恪
家居後進風流輩出各縱所至未嘗以一律拘而諸才士亦
不聞於王有所異同猶稱盛事

武廟駕南廻亦醫院使吳傑功傑每診安江彬以萬壽無疆狀
而密言於大璫曰察上脈幸可及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
與若豈有葬所乎感懼百計邀上還昔云工執藝事以諫
其傑謂乎傑子孫今為毘陵著姓
楊石齋行狀云諫止寧藩護衛事而梁億著皇明通紀乃謂
楊實擬旨予護衛梁厚齋傳云寧藩劍不革咸武大將軍
勅而楊慎駁孤樹裒談乃謂草勅者實梁二說不同億為
其兄慎為其父蓋翰華又以愛憎意憎飾其間各引內閣
勅書簿署名為證將孰從辨之

霍渭厓為梁丈康傳云負郭無寸畝所有田皆賊巢不食之士

議建先祠需八金卒不能具信廉矣然其子次德豪富驕

奢多占人田產殺人無算王為言官交劾并及丈康視霍辭

何相剌謬王文恪子延劼富亦着聞

凡評論古今人忌從私意起見崔銑力辨李丈無富貴容而

以賄誣涂丈靖黨加王丈恪崔從河南人起見也霍韜力譽

梁丈康有社稷功而以逆誣楊丈忠黨加三楊霍從廣東人

起見也霍語尤不足信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劉瑾黨陸完坐宸濠黨王瓊坐

江彬黨皆論死請戍有差石瑤代璦貳帖部門云莫做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個近刑部尚書亦連下獄者五人頗世仍貪做尚書如故閑不畏死

馬思聰以南部尚書事權江西所治去南昌三百里宸濠生旦即無賀得以道遠為辭胡自拔虎穴雖終憤懣不食死義同孫許而於搽時度務之智爲已疎矣時王文成亦趨赴省倘與宴不審何如以覩天意

李士實飾詐沽名多諸賢來往即蔡丈莊尺牘亦以劉時雍李若虛並稱時雍為大夏字豈其倫耆出白鷺園求林

尚書泮題泮奮筆有終恐羨魚之句時歸蚤見泮初同楊守

隨盧楷疏救陳琢酒鑑知名

行人傳檄奉使出閩母病京師以使事尚緩之回京省母禮部

尚書劉春曰既可勸孝復無妨公務何成案拘覆從之春此

舉得法外意檄吾邑人狂孝節最奇

吾邑碩侍郎珀長江西藩政屬有龍虎山之役不忍派民查庫

藏得三匣桶封識巧嵌無簿籍啓視之金也以充工作費餘

代歲額此等事極非前輩所難

韓邦奇修同州解記初見解傾圮閭諸民曰州守貪不職為也

再見圮益甚問諸民曰州守廉不肯為也廉乃與僉事緣
其避勞傷之嫌侵尅之誣故語有深指

康海誌鄧昊墓謂太監劉允奉勅入西番取活佛檄四川藩省
措置銀百萬其得改為十萬者繇昊力接允入番事虛妄為
番入所襲僅免叱歸則宮車晏駕矣莫追罪允者王文成有
擬諫迎佛疏察正其時

如王晋溪生平揚之則為名臣抑之則為奸黨兩非定論視王
威寧同晋溪與楊新都為伉桂文襄霍文敏特譽不容口
過譽晋溪正為巧抑新都地度才誠過人守若矣威寧猶未

色媚汪直取容何況晋溪

何良俊記　武廟彌留之際楊新都計誅江彬以握重兵為憚謀之王恭襄王曰錄其扈從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還兵盡出彬遂成擒按新都計深隱決無預洩之不知己之前王故黨彬亦無新都畫策事

即高岱鴻猷錄云　武宗崩江彬偶不在側皇太后下楊廷和等議秘不發喪以旨召彬入誅之致彬業出成服值坤寧宮安脊吻遺祭見收寧不知鄂湖信大喪詎可秘耶更以曹爽釋兵歸第事為比益去之遠

觀楊文忠之處庚辰辛巳間虛位四旬迎君千里鋤奸弭變數色

謚如當於嗣勅韓琦傳中求之覺本朝三楊二李俱有遜色

抑其時孝康后主持功亦不可誣

楊文忠在正德中事難遂志委曲將順多非遇曷成經濟才幾

本縣見徐文貞亦然兩人並以登臺詒譏功倘先或罷去竟

泊沒矣作名臣亦須運命嗟夫

以上一百四十八條

國史唯疑卷之六

嘉靖

正德七年九年黄河連清李夢陽詩云今瑞定於今帝應世人休擬聖人生益娩辭也至嘉靖改元始直書其事爲入繼大統之祥云紫蓋優從嘉靖始黄河先爲聖人清舊有河冥濁反清應陰變陽諸侯變王之説

世廟初徴入繼毛尚書澄奉旨往迎有議行五拜三叩頭禮以見者毛曰今遂行此後何以加之將來勸進辭讓禮將遂廢乎從之得倉卒處大事法楷駕至京遂正位楊廷和請

俟勸進不可毛所慮竟未一行
論定策迎立功封閣臣楊廷和等伯爵並疏辭庶吉士李默上
書諷賛之甚力時若少濡忍者後來大禮成新都禍益難解
矣英主恩豈易消受況群怨日眈々其側乎默議自正然竟
以是外轉容人致自難
嘉靖初年都察院請差巡鹽御史批咨稍誤以未下閣票故給
事黃臣以為言封還原疏即改批出如舊制時尚虛懷納諫
屬新政勵精之始
史道劾楊廷和下獄遠謫彼自違公論耳乃一時大小臣僚無不

為楊踈辨涉附和之過遂使邪人伺隙冲主啓疑以有永嘉報復之禍考齊康劾徐階事同

大禮議起　世宗初云朕欲追尊美號立祠安陸而已即何淵請立世室大廟尚謙遜曰豈敢干太廟乃其既也稱帝稱考稱皇稱宗遂至躋　武廟配明堂即張桂諸臣亦明知其不可莫能奪也禮則有坊情何極之有導其源思節其流難矣故君子務詘情伸禮

初張桂雖驟遇詞林鄙之業以詹事兼學士貴顯矣一應賓錄經筵日講主試教習諸典禮皆擯弗使與唐順之為張

所舉首圍自達朔望詣門投刺趣躍馬馳去致悵次胥空
詞林署遴之别選六曹郎充入事亦稍澂云柳時尚徵存氣
義後茅靡矣
楊一清費宏皆以右大禮議召用老臣廢居久厭苦寂寞或
不無儌觖趨時意惜王鏊先卒不然必首徵矣然安知
非鏊福二公迄不為後進所容被醜詆去費再三起尤
傾人昔云冠一免安可復着
議禮諸公多傳學絜行盛氣雄辭張靈尤甚似從精靈
神道中來驅虎辟未必誠格當緣氣類之合內惟黃宗

明栯和靜睿疏救楊名至繫獄左官不悔值莊肅皇后崩殺禮亦力爭較無諸公憑陵論訛之罷宜表出

議禮諸臣未幾即自相矛盾觀張永嘉疏於桂萼曰聖明所知不待臣言於方獻夫曰懦弱無立緩急不足倚於霍韜曰變詞擾事非政體於黃綰曰反覆詭隨諸臣不無藉之口顧何背戾也楊一清費宏最所依重亦終污衊之薛侃愚忠為陰賣宜矣薛瓚以學行聞

世廟以張璁故戍聶能遷意終憐能遷以夏言故繫郭勛意終憐勛以陸粲王準故斥張璁桂萼意終憐璁萼恩威不

測難乎其為言者矣蘇明允所云以蘇秦張儀之術濟其龍逢比干之心訃惟此時為然

張永嘉議大禮之功不足贖其議大獄之罪故出故入罔上陷下使及見隆慶初蔡伯貫獄詞寧無愧死方獻夫傳猶方引去就力諍其執信之

蔣文定璁大禮議引朱子荅濮園問曰假如仁宗濮王並生於此英宗過爲終不成兩喚為父緣只道死後為鬼神胡亂稱呼不妨寔非道理此說最淺明張桂難荅又引漢文帝詔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謂子有當為父後及不當為父

後之分亦自精覈

凡阿附議禮多出于録事巡簡教諭縣丞千百户監生一種無耻雜流意欲何為即張靈自思恐亦無樂班是尤可笑者教授張時亨謂上宜効古人刻木製皇考像朝夕侍立决事仍請聖母改衣帝服上執天子禮以朝反覆數千言怪誕極矣宇宙間何所不有

訓導蕭時芳言郭勛夏言霍韜皆中興元佐議論各殊宜名三人坐賜杯酒釋其意坐逮斥為民可謂位卑言高匹夫懐當世之憂自詒伊戚者也視前教授疏同

鄒守益誌劉泉墓云方議大禮或騤遷或黜或戍或撻以死泉適還朝泊臨清終夕捫腹遶舟行自相問荅曰能黜以撻乎曰不能醜進乎曰不能終黜乎曰不能是三不能不歸將何侍遂歸妙在無一毫文飾

陸澄豐坊並以議大禮謫久之詭辭悔罪仍附和張桂陞餘希為進身地卒被聖明洞照擯弗叙則何益矣澄文成高弟以道學著坊學士熙子也以詞翰名枉費機關自井淪墮宜以叛師慄父之罪罪之

毛文簡紀乞休疏云宣名徒勤而杆格如故慰留雖切而詰

責隨加臣亦何顏面爲朝宇之間班行之上語戇直有古大臣風旋奉嚴旨放歸時進退輔臣稍輕如毛紀石珤賈詠費宏一清皆不以禮去

謝文正以篤老之年婆娑再出徽損高致聞楊一清欲援之自強為沮抑張璁地然如璁才氣豈謝所能抑者幸僅踰年歸不大為後生指畫然危甚矣梁文康節於改元前致仕去較弘止足之風想浮議亦復紛起

費文憲晚受貢玉誣身在位而僕被執對簿于懋良被罪繫獄給事楊言以為申理隨得禍重情景難堪一去已為厚幸

怪後有赴名之舉何也豈有戀〻不能割者乎甫數月卒律
以出處之議似難為辭
御史陳察當陛大呼願以臣察不肖軀易楊言地下衆為辟易
上運目攝之不動察此舉自奇漢東平生蒼語朱暉曰屬者
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察近之矣嘗以請燔非掌故難書為
劉鳳所識頗亦服其剛峻
楊文襄初因結張永計誅逆瑾卒以撰永墓誌受金錢坐罪
因張霍萼傾之士君子有寧彎其身為忍辱救時計者遠
度宏襟自當別論惟小人不可作緣袒謝亦足戒也即

彼中有呂強張承業其賢終遠避之為是

前記景清周或入朝衣緋事聞張永嘉璁云顧佐為都御史有貪墨不法大臣許着緋衣當御前面糾就行拏問凡遇都御史衣緋日 擧朝股栗得之矣然張璁惟都御史一人不知給事中舊亦得服此也

桂萼請科道互相糾劾從之至嘉靖十七年詔近来拘例塞責往〻挾私報復甚非治體令後聽部院從公考察不許互糾時英主之興已聞太平諭農蠶二體普自朕作亦虛瀆耳罷之意固是總新特事俱暫時過歷

魏莊渠與桂安仁素善桂毀多類潤色張永嘉心害其能併薦
魏入講筵旋擠去此呂夷簡薦李更之法也觀魏答桂書戒
以言過躁氣過猛必也法蹇之反身脩德泰之包荒馮河猶
究然執友風規名儒擧止

霍韜初擢禮部侍郎尚書俱辭免即父母誥命妻卹典亦堅辭
回不敢以議禮得官及其後當大任則洋然笑方歎夫以吏
部尚書歸遣名不至得將別用之旨遂就道同被人窺破近
於辭小就大之識

霍韜以南音辭免日講薦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較顏木何

塘王廷陳自代霍於海內人材尚留心恨驁褊耳偶犯之立碎嘗以須望遷侍郎徐縉比陸粲攻去張桂即指粲係縉門生有汲引嫌前後言不復相顧

陸粲為庶吉士連七試居首改授科員詞林故事未有也時張桂驟升御諸吉士不詰揖特破例擠之即此事娟嫉顯然後人每謎頌永嘉誠所未諭

袁永之袞以解元高第入廷對永嘉得其卷奇之擬冠多士時永嘉方為學士擯於廷論故抑置首二甲既拆封知為袁衆有悔色永嘉以得袁自喜屢佯述其事袁不答亦不詰謝舉

懟逆作竟出諸庶常副條仍允法中之嗚呼世有顯擢人高官而不為德者乎於唐應德秦永之見之亦先朝士大夫學問素明不以私恩掩公義今七矣夫致丙戌己丑二科庶常並從外授己丑永嘉主試寔所舉士也無留者悖戾可知

霍渭厓於鄉不稱治生於座主不稱門生亦不受各門生刺然觀靈與朱二守書云生于巡撫稱晚生巡按二司稱侍生同年稱年生於老先生稱門生似門生刺亦所不廢不審江何人得如許狰獰門生亦費事

黄綰能改葬謝文肅墓撫視王文成遺孤居然古誼不得槩

以傾狡訾之或誣得王金磚殆不足信惟館嘗於彼劾目自
陝議禮有功背刺盡忠報国四字可祖衣視詔下都察院勘
縮此舉醜甚無分毫學問氣
胡世寧自為刑部郎即疏詆詞林以此出守粵西遠郡後顯貴
竟伸其說與霍韜二人是詞林先生寃對生平建豎亦錚錚
晚徼有牛喘之意每先為將順親暱之言以自結於上徐引
之正議義三軍幾同告密挾術任數行已在通介之間疑一
時風氣使然賢者不免
席書自言議禮忤諸臣胡廣問刑官以宦所劾長沙守宋卿

罪盡為開釋曲歸罪李鑑既法司訊鑑罪昭然宋鄉無故
入狀因劾書不宜藉議禮肆行要挾旨勿問不意書亦為此
言蓋黨論於黨習不自知其不可矣

陳洸家居不法被劾坐論死以議禮特宥開住原其妻子幸矣
席書霍韜猶為訟言韜自其同鄉同調書何亦爾爾時南臺
劾書救一陳洸而洸輕之稱一鄭雖而雖詆之尚輕書於洸
之下且不歸德爲異甚

嘉靖初如林俊孫交喬宇彭澤毋累朝名德咸不竟其用去
於是張桂方霍諸要人爲輙陵厲氣風生自蚵我輩蓋天

欲變成俗之治而為正嘉圖務人心密隨更改即楊一清胡
世寧席書之流故嘗涵濡醇懿韻頗英蓄著散爲著而亦另
一番氣象矣洵世道升降所關
席書為其弟春乞留自僉事改修撰鍼屬違制穃春外調寔以
纂修叙勞故自來實錄加恩宜進秩無從外調例責文憲此
着原錯使彼得借為詞
楊名下獄逼供主使或云廖道南素忌名同邑席書位已右授
意名指之不從事未辨真否按道南在講筵屢贊與禮蒙
眷如罷姚廣孝配享改正慶成章樂章及四郊分祀議多

所偶明中一謫徽州判旋召復雖張孚敬汪鋐莫能間也席
文襄仕用在先無相軋理或其弟春事乎聞汪宏効春疏果
首指及足證誌文之誤
張孚敬三台三黜。倏去倏來。上固非待大臣禮。而孚敬亦不復
以大臣自待。始屢任意矣。尚者尚擧其榮輕行速為美。此如
婦見逐於舅姑。譽之曰幸不盜舅姑家物。豈衷論哉。惟進驟
故退亦輕。物不可以苟合。諒夫。
張桂自以陸粲言罷何與翟鑾事而鑾輒為痛心疾首力攻
楊一清懸冗名還之為快擬鑾意祿位是自家物竟當三

人相終始己卯心粗膽大明肆潑不復擇首非後來坐卯祀
詬閧械送都察都院獄數日折其氣幾若狂矣使翰作尚書
部事必當盡壞聖鑒昭然
張永嘉力爭張延齡獄稱最德舉詞其奏詞以議禮犯舉朝怒
恐昭聖之心亦未嘗一日忘臣今延齡事發大小臣無有言
者實皆幸有此舉俾昭聖不得善終以深皇上之過重臣等
之罪使無所解於天下後世云張雖借端納牖實是宮情
張意亦自懼也詳味自知
方
興獻太后壽旦命婦畢賀未幾值昭聖壽遷傳免形迹著

明御史朱淛馬明衡諫恐臣民以是疑兩宮不聽前霍韜疏
有云照聖雖禮秩尊崇勢日輕聖母即尊稱未至勢日重
噫韜等亦念及輕重勢否乎可為痛哭
嘉靖初換易鎮守内臣彭澤言内臣數易為民害愈甚養餓
虎難於養飽虎詞特危悚蓋已為撤回鎮守之漸也張文忠
李康惠功難泯而尚書梁材亦與有力
罷鎮守内臣桂文襄亦以為請猶不便昌言從容奏想蔬々乎
不容央負戒懺乃林希元疏叢蚤及之林仕稍坎坷鮮知者
中興聖政未必非前疏蒭蕘之採

方獻夫疏守令不得人緣進士額少用舉貢充入途輕人玩宜
培取進士五六百名百名外悉注三甲除為令方議頗難行
朕如近日並用三途有徼倖混淆弊不若加恩廣額俾人人
甲榜自命之為愈也稽宋制畧近

夏言劾方獻夫疏末有參照吏部尚書方獻夫再照以傳張
璁等語方怒謂非奉詔逮問何得具參語且照及輔臣詳具
夏辨疏其後吾邑詹仰庇御史諫　穆宗疏有云再照人主
之奢儉四方係以安危為中貴所聳激指為狂悖坐杖黜
歸進近章疏實所稀見

禮部尚書得兼翰林學士銜自桂方二文襄始時以議禮受寵且陰示入閣意耳後遂為定制其官宗伯不帶學士者惟萬士和徐學謨二公或以從外入耶王用賓改南吏書御筆加兼學士銜尤屬異數

建昌守鄭源渙入覲攜所梓夏良勝集分遺朝紳內有良勝代喬宇起草劾張璁桂蕚疏璁蕚怒坐非毀大禮戍良勝降源渙職併閒住前參議張憬姑紆一時憤可耳璁蕚雖盡禁百世後無或反唇者乎拙甚矣

韋商臣請宥議禮得罪諸臣謂先朝所廢謫者今業經優

敘傳為美談安足諸臣不為異日所敘乎遜其美以遺後人毋寧先之而卻經邦又云禮與政不同張璁尋去尋留非政體跡似私議禮之臣則所議者不為公禮矣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二宮傷太若動舉聖意所諱避不欲語人者盡數說出宜並不免

世廟諭張孚敬用宗室一人守備南京張不敢奉詔寔上意集眾美自居聊言之耳一鄭王厚烷不錯貸況容所忌惡于肘腋間乎末年二龍不相見之說益驗然矣似茲龍性即為其父母子夫婦難之何況君臣

南京振武營變旨云篡逆本因堂高無自遠之理稱聖斷矣忽
續云若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其以孝烈皇后忌祭御徐階
等初議曰后所配者入繼之君忌不祭可爾動以此等語箝
制人真為惕息

方劉東山上急变訐張延齡定国京山諸公侯俱驟繫所司請
移逮張孚敬僅免昭聖太后至澈衣席藁為延齡祈哀不
可得情景何如非陳讓從獄中發情上疏痛言東山罪幾ニ
岌ニ矣議赦出竟以他罪械死東山橋鐵漢坐後顯陵合葬
議黜寔有用才

黃綰黃宗明並自叅政召擢為侍郎謂非璁議禮眷不可其次
則撰文供玄諸臣最承恩遇即有過晏然若袁煒以放蕩糾
徐文貞子璠料場借代事聞並釋不問使搗及他臣者得譴
責率矣明如永樂中新舊官例

張文嘉家居強市第宅自廣日役數千人富者鄉編使督工民
怨嗷嗷賴温守郁山調停始息王元美傳云土木之功冠江
南是矣而於別傳又曰公沒未幾居第侵風雨不能蔽何
也政惟宅高廣故難蔽耶

方霍家居橫恣非特如龔大稔所劾已也湛甘泉故稱恬靜閒

亦不免生徒往〻煩人為南宗伯曰楊州儀真大鹽商皆從講學饒行窩中門生到處請託或嘲之正到處體認天理如甘泉教云流弊可知

霍渭厓云桂見山。自諸生時。夢他日當立功八桂之外。夙有平安南志。既當路。特起王陽明兩廣。思與共功。不謂陽明歸念切。遽移病去。桂恨其負已。歿後。以學術為疵。劾從奪爵。現此。知文成勳表江右。毫不得江右力。不知彼中鉅公。何苦求蓋世功自固。夏桂洲亦然。豈風氣然。桂議。留文成撫兩廣三年。聽離任。見蹤中。

李康惠承勛自左都御史晉吏部尚書會刑部尚書替。上慎選特改命之。尋復改兵部。不論官性才所適。今寧有冢宰轉司寇事乎。古今人信不相及。

虜犯大同兵部李承勛議設宣大總督推都御史王憲憲不肯行拒甚力聲色俱厲為言官糾劾閒住去時承勛對衆言曰今莫若改憲本兵其自去總督此語猶有大臣擔當氣象其後本兵張瓚畏避邊棘託云故事遣都御史請專委吏部推亦為吏部所持老奸負国先後一轍于忠肅自請視師寇不再觀矣

毛文簡登仕宗伯。會南家卿王華卒。請卹典易名。毛摘其忤璫陰事。堅不予。陽明先生大懟恨。貽書曰。主辱臣死。親猶君也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王視毛同鄉元尚書。且其子勲名方盛。生徒滿天下。何靳一謚。毛曰我所知惟禮與法。他勿問。時休其峻。

席春佐銓請仍優楊繼聰陝沂詞林費寀典禮請勿調周玧高簡銓司持論原正乃一推於汪鋐一推于嚴嵩各落職去聞春大禮議頗不然其兄書寀於分宜鄉人也能矯然自異非無識者或云寀故夏言姻再起言為抗分宜地言敗因累及

說近是惟前二事實可稱

曹嘉為百官圖分別四等以獻坐謫給事安盤曰夫以一人品第衆人如唐王珪之評房玄齡等本朝解縉之評黃福等皆承旨為之未有無上事而雌黃在吻者也聲論最公即馮恩攻汪鋐可耳漫及盈庭加抑揚其間使彼得借順大臣德政律為辭自生荊棘

輔臣出行違惟嘉靖中楊一清翟鑾赴自家居皆改部院銜不繫內閣至萬曆末孫高陽承宗始稱閣部近疊踵行之莫為異劉文靖咄咄迂誕矣

孫丈簡冰恩生而直項見客自一揖外不能措辭獨為　世廟所知初議禮黙如也屢獻賦頌徽卷遇以此湛若水晚岁白鵲白兔芹頌頻亦貽譏大雅

林貞肅遇吳誤（賠）邵二泉值甫建坊訖曰公盛德亦為是耶邵荅公族望故不須此某門户初起如制表里恐亦非過林意終不謂然按二說俱有致為邵易為林難

何喬新得謚文肅雖發自林俊卒賴廣昌令張凝續請力此令故非凡物嘉靖中續封劉基誠意伯侑享太廟亦本其鄉人刑部郎中李瑜疏二名臣定論竟決于外吏庶僚之口天下

事益惟患不為耳

張潔不惟請何喬新謚見重名流其為容部不附阿王瓊議彭澤陳九疇坐是免死竟以諍大禮杖斃文行巖巖在舒芬黃鞏仵瑜之間奇男子也潔祖善昭官僉事嘗奏寬練子寧寺戚屬禁廢云世濟其美

嘉靖初閩兵數譟以三月之餉為詞鄭善夫語林見素曰若此則三邊健兒當先變矣邊餉有懸至三載者閩軍士征戍日少得自營生若處置得宜雖適之十年未宜變也源禍始萬同知某云鄭風采鮮傳僅見是稽閩兵屢變布政查約至

被殺嘗一賴林廷玉綏靖力

王大用以知兵著名康洪有威閫前輩自黄鎬林廷玉後當推

大用嘗客遊大同習其風土及以巡撫至謝表有云才雖非

擬義不避難地即舊遊浪跡竊方於司馬天之中命棄繻敢

後於終軍請者壯之

嘉靖八年同安縣儒士李如玉纂集周禮會計十五卷令其子

詣闕奏進詔給冠帶有司禮獎同安郡屬邑詢先知者但

記林希元上大學定本書奉旨毀書褫聀而已林所著

易學存疑亦盛傳世

歐陽鐸撫應天均糧松田畝顧文康貽書曰公行法吾家增賦千石然為百貧家十石矣此近世士大夫所不肯出口者顧亦難及鐸先守福州多惠政

顧文康鼎臣講心箴　世廟稱善為注釋因及視聽言動四箴敬以虛詞七章仍陳五事皆道家香水供獻鄙褻語云大約嘉靖諸臣始瑩精禮樂既殫力祠醮原相通總為潔身自媚計給事高金以罷姚廣孝廟享請推類剷邵元節真人號妙甚惜不能從

徐華亭初以爭孔子祀典議外斥為佞錫桂識之曰徐階小人

永不叙久亦遂忘之其自江右督學改宮僚賴馮恩力馮時謫戍過南昌代都御史何某草疏達夏桂洲因被內擢躋台輔謂君相能造命非與

徐文貞督江西學方試士聞馮南江至輟試遣諸生出郭迎馮至宿之試院撫按皆就訪今此風可再見否耶李蓁敏遂時家居朔文貞為四面觀音蓋恨辭馮因詢李所至文貞曰當不失大司馬先輩識量終異

令人處謫宦邑邑不樂觀文貞延平詩云俗朴到庭文牒少○山深入饌蕨薇鮮精光風雨騰雙劍○香火春秋禮四賢○自註

予往歲謫延平縣其土俗有移家之約嘗於道南祠下累石爲壇又爲其鄉大夫鄭給事某黃叅政某游最懽窺此老樸度超然包涵百荒氣象。

李丈康時入閣以是張璁議故谿徑可知洪處於張夏之閒漢無忤色度亦有過人者崔子鍾頗識其奢謂所居即價直萬金宴客出玉觴相酬金銀不貴計後來夏嚴諸公益汰侈矣偏於操切朝致此經屢驗

王丈成思田之從爲苟且買如許威名雷聲大雨點何小也或將以處池仲容法徐侍之惜遷病卒傳所愛門客岑伯高陰

窺王意使人索盧植王受萬金錢激變姑俛就此然王集中
稱伯高功不置不審何解
王文成行師始終得龍光力猶陳白頭之於威以保然光貌故
類文成昂鼻多髭鬚其以數騎往受盧蘇王受降露仞數十里
呼聲震天光神色自如坐胡床引二酋跪宣德意酋驚疑王
公自來竟定議歸真奇士也僅博一縣丞致仕無他賞更為
吉水人誹議潰悲夫
梁材以戶部尚書同吏部考察兼讞鞫刑部大獄皆奉特旨
行事竣仍還戶部 世廟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

稷何憂然竟忤旨去材司國計十年謹持莞鑰為郭勛所忌
傳沒後頗見思比於曲江之悔
世廟於王守仁湛若水鄒守益講學諸臣並不見賞許王綖曰
過執則幹事不通疑亦何塘趙永之流微旨隱然湛以年九
十倒得遣官存問粵撫扶以為請報寢時數一卓貫廿歲
方流傳怪徒存其名色耶
吳廷舉以不規正梁儲蔣冕過引為已咎二公業久去似可
無翹訏為名末年擧白居易張詠詩乞罷疏內用嗚呼
二字豈敬君體近於率意直行以蘊藉何良俊記其人

短黑輕動若山猴然殊不稱其志氣

馮恩廷訊日面叱汪鋐〻情甚至欲拳毆之手注情真閱王廷相疏臣去冬會同汪鋐審錄臣與鋐以本犯罪不應律情屬可矜擬有詞反若為鋐解釋者然惟鋐情欲殺恩〻之生機反寓蓋已為鮮事卒偵知

韓邦奇以忝議論救高唐州同知臣山東屬官陞下差錦衣官較拏人自臣山東始戇直可想韓時辣性猶存後漸躋膴仕委蛇於軍相之間頌賛惟謹矣不惟韓王廷相崔銑王維禎壽咸有序鈐山堂詩

王廷相以都察院會吏部考察首黜吏部主事史際謂其
奴事夏言方夜圍閣不黜曷戒按史際溧陽人口可容拳既
罷官居積致富墾田萬畝名救荒濟以賄貴當道多所
輸助加太僕卿世金吾才當亦異是

何塘視學浙江至紹興望見渠〻夏屋門左右曰其人治何
賈起此宅曰宦宅也塘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竊笑嘻塘
亦知有甲第連雲稱潭〻府乎王大恪初歸以其子治第過〻
逼華不樂逃之洞庭華前素風顏爾

毛伯溫督征安南請備官屬疏云臣弟男侄併家人日備肘

脧供使令俱係軍門敎用人數應各支廩糧馬匹按此猶

有古大臣持regime重守便宜遺意

工部節愼庫郞自嘉靖初從尚書劉麟請取用財宜節取民宜

愼為義係賜額麟善詩晚好樓居不能具丈侍詔為繪神樓

圖贈之出處瀟然有物外風致

林貞肅雖性剛峻而雅憐才既開釋李夢陽罪復力為丈徵

明延譽得侍詔喜曰吾此出為徵仲了此一事庶不徒行意

象譪然可慕丈在館中寫於楊惟聰姚淶啞謝去二公亦歎

風景將不虛三吳才俊咲人

河南軍餉舊免於大名府小灘或奏改他鎮訐讚議增役創署費不貲勿改便或請課有司積穀以多寡殿最讚曰既有預備倉積穀徒滋苛歛兵部請發銀三十萬於甘肅屯田讚曰兵弱虜強士不得耕徒損国儲凡所規畫務循舊無擾老成長慮衷發公家學猶在

宋法許綱運攬載貨物既免征稅脚錢又輕故泉布流通上獲富庶今以重載易淺阻禁運軍不許夾帶軍貧皺為盜京師物價因騰湧大非南北之利故陸文裕深議及之近驛禁嚴與卒無所得食流為寇獘正同此

官較論捕盜功陞賞所捕九處一賞及下法司以係奉欽依人犯例應立決住〻明知其寃無從末減得訟繫幸矣現桂文藁疏知所從來遠倘着令法司審非情真者許奏釋仍不追罪官較庶愚民有更生望

韓苑洛、修邊論云。宣大延秦數千里。不惟不能修。亦不必修。華夷界限。本在寧武山海關一帶。宣大在險之外。而鎮城又在極邊。與虜共處。錢糧兵馬頗設最多。乃將為屏蔽天下計也。此古英雄深念。若止保守宣大。一中人能之矣。苑洛意。急山西三關。緩宣大。微不可曉。據云為屏蔽計。頤

緩視之可乎。當更詢之識者。

霍貞襄劉議進士舉士授官日。籍貫下實注戶幾石戶部始例優免。至三六年考滿。各報有無增收糧米鎮脚色中不惟清謊寄亦使士大夫知愛名節。按此法煩碎難行。况近已槩罷優免無可言者

魏莊渠論郊祀禮。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不可。地不可對天。夏至亦不可對冬至。聖人扶陽抑陰。於一陽始生。曰復見天心。不於一陰始生。曰始見地心。惟心無偶。上帝至尊。豈有對耶。辭理淵邃。魏意蓋分祀。疑周禮大司樂一章出漢

儒附會可耳。頑併疑孝經嚴父配天之文。則迂謬甚矣。不惟非聖者無法乎。

書洪範鯀汨陳五行帝乃震怒魏恭簡引之曰今因漕運而逆河濟淮三瀆之性垂百年矣漢武歲漕關東六百萬斛至昭帝立盡罷魏意示規諷事實難行漕運詎宜有罷理捨何轉輸幾近于迂儒不知時變

郭英從祀太廟特為武定施恩今俗傳鄱陽之戰矢射殺陳友諒者係替說出其裔勳誕詞唐胄疏駁之義極精正勛無足論者若因其意推廣之每各擇大臣二人祔享大蒸如唐

來例未為不可

南大吉擬築禹廟埧十里汪應軫貽書諭禹功雖盡南詘治陵不為泰若推其心且茅茨土階盡力溝洫安忍以民山為周埧乎得寢汪大節可覘守泗洲鼓民農桑請以桑婦代歌吹

美人用拒南廵宣索事尤奇

汪應軫躧云弭盜視馭夷異馭夷法逐出境外已耳用之弭盜

是以隣国為壑也自地方視若有彼疆此界之分自朝廷則皆赤子可憐之地極明透確中情形

先是劉六劉七𢇁作京軍屢敗卒白各邉兵撲滅之至是

邊兵恃功跋扈有輕內地之心嗣至大同遼東再變戕撫臣
縛主將目無三尺矣繇內輕外之重致然稽成化以前每捷
聞多賴京軍力豈尚行團營訓練法耶
夏良勝議騎兵須邊徼素習不然適為敗奔地屬或得之壯
為騎瘠為糧況一馬費足養三卒今後除邊軍外勿給與
馬匹非惟奪其逃生之具亦且堅其必死之心夏語却亦中
窾總騎戰中國所短法當避短擊長
張文錦以築大同五堡生變死亂卒手後毛伯溫史道纘成訖
無諱者前因叅將賈鑑苛急所致後為總兵梁震威望所

懾安危在所仕諒夫丈錦與劉源清初各以禦寇濠著績各
階亂信勳名終始之難
大同再變詹榮以督餉郎在圍城中儲胥莫紀便能計擒亂首
開延諸將更入材畧有足多者卒開府其地榮先為吾閩尤
溪人既入為侍郎以病閒忤旨罷歸未幾有庚戌警尚書
生死榮緣先罷歸獲免若或相之
李襄敏遂知兵負才畧傳南京振武營變賴遂指麾迄歸戢
定余讀庚申紀事云遂開府淮右時貪聲頗著嘗獻二白兔
得上歡又相嵩陰主之初遂專督振武營變作宜首獲罪

反蒙慰藉溫旨及擢長留樞空散庫金數十萬喻亂卒毫無所為戡定也二說未審孰是

張淨峰岳林次崖希元同年相善性論安南事不合張疏云縉紳喜談兵類趙括房琯之流空大言爾意明指林々疏云多有吏事號精絕臨敵束手無策者亦似陰有所詆然林語稍過寔非張公本色

以林希元之才倘獲登用楊一清天和翁萬達譚綸未足多也邊吏兵變奮發請討自屬正論即征安南疏亦確有成謀真見非浪言之者莫登庸削爵繫頸降林功自不可沒吾閩

人徒艷張襄愍欽州非用武之地尊相無封侯之骨二語孰為定案恐襄愍意非爾

林次崖自云　肅皇得予安南疏歎曰我謂海內無豪傑矣尚有此乎俊問大臣林某何久在欽州又語陶真人朕有二大事齊幹一擒王三一平安南鄉未曾祭告天地祖宗須詔天下予意林屏居久諸貴遊用好語慰之傳聞非確擒王三特一勇士力耳邪頓祭告晚進改定大學作為民事猶可已烈士壯心還在耶

救荒善政莫詳於林次崖疏真仁人之言也中自述知泗洲日

賑濟全活無算即此陰隲亦宜食報於天奈身後零替何云
宋董熠有救荒活民一書元張光大我朝朱熊先後續補板
見藏南雍欲重加編進不果

用兵宜先定廟算斷在不宜(疑)閫外人可始終倚任如嘉靖大同
之師安南之討皆倏張倏弛不耐堅持至河套收復疑信纔
於斯須愈莫測矣林次厓忽者從閒仕誠屬無妄縣曾石塘
憐禍覩之林亦未必非福

安南黎順莫逆誅莫纂執罪空為商夷勞師無益也若畧其
纂弑僅以包茅不入罪絕之則莫方求貢不可得莫以代黎

誇鎮國人又何煩兵戈為哉霍渭崖張淨峰並主是說按黎種已微且先亦屢叛逆不名為順惟前說實洞破夷情得其要領後莫登庸降以是

安南本隸我版圖先輩如錢溥劉戩梁儲魯鐸湛若水俱有奉使之行湛有賦魯有聯句詩叙各詳悉而戩尤以廉介聞嘉靖中孫承恩黃綰張治先後遣使其國未及境乃歸屬有他故自是始絕跡矣視他屬國迥殊

世廟繼后張氏立數年廢莫詳何故或云張延齡罪且誅后以昭聖意爽閒為請上怒即褫冠服宮闈秘鮮能明也情景近

是即孝潔后初佳謚悼靈義類非是

章聖太后梓宮南祔黄御史正色迎上江職當護送疏劾侯崔元瑞鮑忠禮書温仁和沿途黷貨狀上怒將窮治諸貴害反誣正色於梓宮前奪馬揮扇遊遨杖戍料虎頭騙虎鬚故是難事按霍韜疏亦徹知正色所云

御史黄正色劾兵部尚書張瓚內有任藩臬殊無善狀之語猶自辨臣實未任藩臬正色坐奏事不實奪俸瓚在兵部最貪鄙阿附分宜臺疏不宜捨大録細

王廷素官中府經歷有中使夜呼索阜城門鑰將出為章聖

名醫叱曰禁籞安敢擅笞然事關太后奈何匪飭蹤更卒嚴
倫躬導出入旦蹕闌請移醫城內聽不時召用時論嘉之延
素文恪公鏊仲子
世廟選九嬪詔不許強掠民間儀郎陸銓謂若此倘民藉口無
應者奈何請先述德意附以禮部禁諭毋容規避上嘉之司
官以通達國體為能陸識近是
李開先推考功郎時文選郎黃禎亦其同鄉　世廟以明歲考
察事重文選考功何俱用山東人令再推因用任瀚防微意
其見近哉一省擬數要津謂全甲何

劉天和舉進士偶逆瑾目屬異之役以宗人剌不報其入督團營也距京三舍許閻仲文以戚屬裡蓮剌迎劉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還之王崇古初為刑部郎伍憂桂洲爲分宜所中論死獄具獨不著名徐華亭每稱之前事為二公勳業所自出莫輕易看過

吏部員外莊一俊當頒給文官誥軸失設香案將具疏認罪白尚書汪鋐鋐怒笞之二十俊媿憤自劾乞休下詔獄會赦改南京用俊香邑人能文孫履豐履朋並舉進士鋐暴戾廻爾然深劉寅師殊亦見司官舊有笞法

陳光之惡浮于冀縉身負重辟緣議禮數起大獄士大夫罹禍
無算刑部郎葉應驄尤被其毒坐逮戍葉素敢直諫南巡伏
禮至再廷杖鄞人以比豐熙王相二公

林應標官客部會夷人進貢郎中陳九川驗入旋失之事覺下
詔獄陳急譏指應標日直署應標佯不　坐誣服杖繫久之
進玉夷再至示以二人夷覘視應標數推首見九川撫掌頭
之於是舉朝稱應標長者而不直九川也或問前何誣服嘆
曰幸得為同舍郎情親遇小利害輒抗辯是市交也且奈夷
人嬉笑何聞者難之

葉經監山東試以試錄譏訕逮杖死其錄有雜體之君德非至
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語真令人吐舌
余叢書戒心於此軼猶色变

伊庶人發因發端梁甲寔賴御史顏鯨力既國除沒入財產或
進上或留抵宗祿及補衛伍散宮人等事極費調劑鯨入忤
新鄭江陵屬王篆為銓郎請列其父鄉賢不許為所中考察
坐黜時屢代訟冤

胡東皐撫鄖陽有弁將以賄進呼諭之曰貪必受汝賄矣刻必
梳汝職矣非為人則害己汝何為焉杖數十遣之唐大宰龍

最服[illegible]宜如此處分不露形迹

王遵巖慎中初以才名擬選充史館凡十人黜用其九王居首獨遺僅改吏部為張羅峰當國時事其以驗封郎謫外李遂餞送之郊為夏桂州所恨遂左遷王後縣大計中旨報罷亦夏意不知二公何善造孽夏誅死張後亦衰抑其不祥之實之報與

張襄憲以議皇初祖神位事為永嘉所異欲羅致之不從此有何佻而謀以他事奪其提學更屬御史往摧困之予謂永嘉不媢嫉吾不信也　世廟咎其不惜人才良然遂使大禮大

獄諸匡畢世窮荒為聖政累非小

薛方山為南考功黜王龍溪王以講學名一時頗多請託後遇薛拜而謝之薛視淅學政嚴有舉鄉賢某以學追湛王為詞批曰王為陽明先生固也湛何人吾所不識輕薄意隱見言外頑亦佯引陳瑩中責沈為辭

羅整菴幼從父宦學官父儒公出首代書桃符云不規之於事為之末惟勉之于仁義之天父歸見大驚大儒氣格業具醫亂中即此是全部困知録

劉[illegible]采[illegible]新學赴江西鄉試以脫巾露体非禮不願入於

是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並聽常服免搜索劉槩是科

按此猶古勸駕續食遺意儲亦難得

歐陽瑜少受學王大成雅見器異將別請益王曰常見自己不是此吾六字符也言簡而該瑜終身誦之比于劉器之之受司馬温公不妄語三字

朱子晚年定論書出余祐特纖鐙折之謂此入門工夫非晚定祐娶胡敬齊女夙尚程朱宜有異同余謂姚江學深造未易驟窺惟知董羅老人徐昌穀少俊並工詩賦自喜必澆以見聞抑令拔拜且津津道之未免有廣生徒降伏異己之意時

昔勝心還在

王心齋艮起於魚塩之中不識文字信振古人豪趙丈肅誌自

佳中暬錄二夢可哂一夢天墜壓其身日星失序托之起為

登布如常萬衆歡謝一京師老人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

門变為人立晨起候之適先生至云全類荒唐夢中景便

何足擬孜吳聘君亦時說夢

舒梓溪稱周濂溪為吾道中興聖人太極圖與伏羲同功責

程正叔背師周禮出漢儒附會朱子亦為所惑又鐘律度

量所以治曆明時邵康節僅得大意必現周官之大司樂章

則偉[illegible]有發前賢未發之妙

王丈定道自云於古人有四恨爲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一恨荀卿不及見孟子二恨揚子雲不與鄭子真嚴君平偕隱三恨二程親見康節而不傳其天先學又四恨又古今有此四大欠事從未嘗說破若爲當然焉者又一恨也說亦灑然可喜

王慎中撰陳琛傳引及陳同榜史于光林希元張岳其推重張特至張頗不悅王有書慰釋之張論學尚本曲禮小學如手容恭足容重之類不惟張凡數十年前吾郡諸名公槩遵

吳惟棨峯遵巖二公乃別有斛粘料餌氣象張自以學術致
疑不閑丈即丈亦儘遠極致

貴州副使沈齋傳云齋初為閩副使會閩紳給事史于光與海
商王勝等欲通番販易賂巡按許之齋持不可咈巡按意坐
調貴州余閱之駭甚使筍江先生吾郡推康吏第一家無擔
石遺寧有是事齋華亭人傳不知誰作豈全不識良心公論
何物耶異哉

顧言夫舊守吾泉其墓誌云泉有丘侍郎者縱家奴搏人於監
司之門公按法雖以江聶公時按閩為言不能奪也侍郎

當為吳中[illegible]浩有揮霍聲

梁端肅材覆給事曾仲魁興革五事疏謂深得體國惜財意曾吾邑人稱漸溪先生仕終池州守霍文敏薦海內人材嘗及之前疏稽王道思誌文闕載

吾郡黃太常河清居選部著名時為語曰文選何新〻前有黃天台後有黃清源天台指黃文毅孔昭請方豪述友篇云嗜學如炙說士如姝氣充〻心休〻動必稱古人則先生者是黃子河清之行也矩範可思

陳良謨叅政少善易值秋試冢守奇其才謂歸安令武君當

入闈且治易也以束帛俾納贄固謝不往已闈中果為武令
賞識守愈娩服按武令名令尚文登正德戊辰榜先曾祖妣
其女也後復姓陳知吾郡易學夙名天下

王文成征思田道經贛縣適南安司李周積署事供應夫馬
製方員牌數千方牌給馬員牌給夫三軍肅然文成喜班下
兩廣為式後班師過南安疾篤卒賴積綱紀以無憾於其終

積夙受吾邑蔡文莊易

莊用兵試明州士拔袁煒第一時煒未有名直以魁天下期之
煒感知己謹越境指謁怒加撲示戒嚴厲至此其居官以

張直廉暖為德於鄉甚力尸祝里中

顧璘出鎮郢畿徵辰州香稻米入貢辰守程廷策爭之曰致食禁是米故作膨脖藉令豫王食進之即問及罪無死所璘懼止程語未必有據說以集事亦不傷於正也此輩難與莊語只得以危禍慄之

李元陽令江陰值巡撫顧公徵逋負嚴民死無數李曰逋多不可猝辦且以完報得免刑民感甚爭輸納李能文不諳吏事亦精緩急真須濟變才

徐九思令句容有善政得過其中丞被劾太宰熊浹咈然曰

吾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乃不以舉以勅耶為諭論中丞特留令中丞力至不勝令爾時公論明吏治為蒸蒸競勸宜矣繼徐者丁清惠賓亦為句人所思

王德僉粵憲謁臺使捧手而已御史檄餘俸餉德且移奬德曰都御史法無奬二司者亦無受餉例下其金籍之為所野罷歸以與於永嘉之難永嘉諸王自恭講激祭酒激以張丈忠姊子貴後多顯者

粵洛海惡少偶持鴿鳥之東夷獲二十金訛言夷嗜鴿利厚於是遠近若狂廢本業赴之有以貲業成券易一鴿擇議與

之不少杏者副僊施儒亦言此爲妖也捕治之始定余曩家居見郡人忽訛尚白兎價亦騰踴

吳會宰弋陽六載嘗從其僕詢弋風俗因問婦女何髻僕曰主豈不見吳曰吾殊不覺耳安有爲民父母窺其子女者乎見湛甘泉誌語醇樸幾類漢人

莆卓晚春跣足蓬頭妄言禍福海內士大夫多爲傾動其邑鄭一鵬給諫獨著論闢之比之張角餘孽一鵬嘉靖初再經廷杖負蹇謫斂衡晚春亦聞有奇中者莆邑未陷先數年語人曰江橋折莆事變矣已果驗

薛蕙始生三月輒見芒神連呼之家人驚以水沃之方止昔薛文清生亦異体如水晶見五臟總稟清氣致然若穆孔暉晚尚禪學從用西竺法棺斂則怪甚矣儒者何作許結果程子不云若聞道須用尺布裹頭乎

嘉靖甲申五星聚於營室占主營建宮室時彗出東井東井居東方其宿木將來土木頻興其應也又占主天下兵謀亦為倭虜交警之徵驗不爽

以上一百四十八條